

Giant's Bread

撒旦的情歌



Agatha Christie

(英) 阿加莎·克里斯蒂 著 吴妍仪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ERS

非十倍

Giant's Bread

撒旦的情歌

(英) 阿加莎·克里斯蒂 著

吴妍仪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-2016-8668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撒旦的情歌/(英)阿加莎·克里斯蒂著;吴妍仪
译.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8
(阿加莎·克里斯蒂爱情小说系列)
ISBN 978-7-02-013682-7

I. ①撒… II. ①阿… ②吴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英
国-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012723 号

Giant's Bread

Copyright © 1930 The Rosalind Hicks Charitable Trust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AGATHA CHRISTIE® and the Agatha Christie Signature are registered
trade marks of Agatha Christie Limited in the UK and elsewhere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Agatha Christie, a Mary Westmacott novel.

责任编辑 朱卫净 杜玉花
装帧设计 汪佳诗
封面插画 刘跑跑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制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280 千字
开 本 890 毫米×1240 毫米 1/32
印 张 12.5
版 次 201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3682-7
定 价 59.8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谨以此纪念

我最要好、最真诚的朋友

我的母亲

目录

序幕	· 001
第一部 普桑修道院	· 009
第二部 内尔	· 099
第三部 简	· 185
第四部 战争	· 249
第五部 乔治·格林	· 309
特别收录	
● 玛丽·韦斯特马科特的秘密 罗莎琳德·希克斯	· 389

序幕

这是伦敦国家歌剧院的开幕夜，所以算是一桩盛事。皇族在场，媒体在场，时髦人士也大批出席。就连乐迷也千方百计要参与——他们大多数都坐在屋顶下最上排极高处的座位。

今晚演出的曲目《巨人》是一位至今仍默默无闻的作曲家——鲍里斯·格伦的新作。在演出第一幕之后的中场休息时间，听众席里传出下面这些对话片段：

“真是妙极了，亲爱的。”

“他们说这就是——最——最——最新的！什么都刻意弄得荒腔走板……”

“是啊，亲爱的，我会告诉大家说这作品真是太神奇了。可是说实在的，这真的会让人听到头痛！”

“为什么英国歌剧院开张的时候，不去找个像样的英国作曲家来呢？全是这些俄国来的傻玩意！”有位上校语气尖刻地说。

“说得真对，”他的同伴拖长声音说道，“可是你看看，根本没

有英国作曲家嘛。很可悲，但事实如此！”

“胡说八道——先生，别跟我说这种话，那些作曲家只是没有发表机会——就是这样。这个叫莱文的家伙是谁啊？一个下流的外国犹太佬。他就是这种人！”

附近有个靠在墙上的男人，半个身子被窗帘遮住了，他不禁微微一笑——因为他就是赛巴斯钦·莱文，国家歌剧院的老板、独资者，众所周知的头衔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表演经纪人。

他是个大块头的男人，身上的肉有点太多了。他的脸色泛黄，表情不动如山，眼睛像闪亮的黑色小圆珠，两只招风大耳往外挺，是讽刺漫画家最爱取笑的长相。

阵阵谈话声从他身边如漩涡般流过……

“堕落……病态……神经质……幼稚……”

这些人是评论家。

“太动人了……太妙了……真了不起，亲爱的……”

这些是女性观众。

“这玩意不过是受到过度夸赞的时事讽刺歌舞剧罢了。”

“我相信在第二幕会有惊人的声光效果，你知道，就是机关布景。第一幕‘石器时代’只能算是一种引子。他们说莱文为这个作品呕心沥血。以前从没有像这样的作品。”

“音乐相当怪，不是吗？”

“我相信是表达共产主义理想。‘噪音管弦乐团’，他们不是这么说的吗？”

这些是年轻男子，比女人家有才智，比评论家没偏见。

“这作品红不起来的。哗众取宠，就是这样。”

“可是，我不那么确定——这个立体派的东西传达了某种感觉。”

“莱文很精明的。”

“有时候会故意乱花钱——却还是能赚回来。”

“代价是……？”交谈声变低了，那些人在提到金钱的时候自己神秘兮兮地降低了音量。

这些人是他的犹太同胞。赛巴斯钦·莱文露出微笑。

铃响了——群众缓缓地漂移，回流到他们的座位上。

有一段等候时间，这时充满了窃窃私语和笑声——然后灯光闪烁了一下，熄灭了。指挥登上他的位置，在他前方的管弦乐团，编制比曾在科芬园演出的其他管弦乐团大六倍，跟普通管弦乐团大为不同。团中有些奇特的乐器是用发光的金属做成的，就像畸形怪物一样，而在某个角落里，有个闪亮得不寻常的水晶。指挥伸出了指挥棒，然后棒子落下，立刻出现一阵低沉有节奏的敲击，就像是铁锤敲在铁砧上——偶尔会有一记敲击失了准头，漏掉了，然后漂回原位，却乱了次序，挤开了其他声响。

幕启了……

在二楼某个包厢后方，赛巴斯钦·莱文站在那里注视着。

跟一般人的理解不同，这不是一出歌剧。这部作品不讲故事，也不突显任何个别角色。它的规模比较像是大型俄国芭蕾舞演出，包含了壮观的舞台效果，陌生怪异的灯光照明——这是莱文自己的发明。长期以来，大家都认为他的歌舞剧纯粹只是华丽感官刺激中最新的一种。但在这出戏里，他比较像是艺术家而非制作人，铆足全力注入他的想象力与经验。

序曲象征着石器时代——人的婴儿时期。

这部作品的主体是机械的盛大游行，神奇到近乎让人生畏。发电厂、发电机、工厂烟囱、起重机，全都在融合、流动。还有人——人构成的军队——有着立体派艺术的机器人面孔，排出队

形列队前进。

乐音扬起，如漩涡般旋转着，从奇形怪状的新型金属乐器里传出低沉宏亮的噪音。一个古怪、高亢却甜美的音符，在这所有噪音之上响起——就像是无数玻璃片发出的响声……

有一段描绘摩天大楼的插曲——在黎明初至的时候，从一架绕着圈子的飞机低头俯瞰纽约，而这种奇特的不和谐节拍比先前更加执拗——有着威胁感愈来愈强的单调性，在其他插曲之后，这首曲子到达它的高潮：外观如巨人的钢铁耸立起来，数以千计有着钢铁面孔的男人熔接在一起，变成一个共产巨人……

接着马上就是终曲。没有中场休息，灯光也没亮起。

只有管弦乐团的其中一边出声，这一段是现代新词汇中所说的“玻璃时代”。

小号清亮的音符出现。

布幕消融成一片雾……雾气分开来……突如其来的强烈光线让人想遮住眼睛。

冰——没有别的，就是冰……巨大的冰山与冰河……发着光……

而在那个庞然巨物最顶端之上有个小小人影——背向观众，面对着那道象征旭日东升、让人难以忍受的强光……

那微小得荒谬的人影……

强光变得更强——就跟镁燃烧的白光一样。在观众吃痛的惊呼声中，一只只的手本能地捂住眼睛。

玻璃声响起，高亢而甜美，然后坠落、破裂——实实在在地破裂——在叮当作响裂成碎片。

布幕落下，灯光亮起。

神情不动如山的赛巴斯钦·莱文接受了各式各样的祝贺和来

自侧面的几记轻拍。

“唔，莱文，这次你做到了。绝不打折扣，对吧？”

“老友，这场演出好得不得了。但要是我知道这在演什么就好了。”

“叫作《巨人》，是吧？说得没错，我们确实活在机械时代。”

“喔，莱文先生，这真是太让人害怕了，根本无法以言语形容！我大概会梦到那个可怕的钢铁巨人。”

“机关布景就是食人巨人，对吧？莱文，说得没错，我们想回归自然。格伦是谁？是俄国人吗？”

“对啊，谁是格伦？无论如何，他是个天才。布尔什维克党人终于可以夸耀他们有个作曲家了。”

“太糟了，莱文，你走共产主义路线了。共产者，还有共产音乐。”

“嗯，莱文，祝你好运。时下称为音乐的这种该死猫叫春，我实在说不上喜欢，不过这场表演很好。”

人群渐散后，有个小老头走过来，他身形微驼，一边肩膀比另一边高，说话有种非常独特的腔调。

“想请我喝一杯吗，赛巴斯钦？”

赛巴斯钦点点头。这个小老头是卡尔·鲍尔曼，英国最杰出的音乐评论家。他们一起走到赛巴斯钦的私人包厢去。

两人分别在扶手椅上坐定。赛巴斯钦给宾客一杯威士忌加苏打，然后用询问的目光看着这个男人，他很急着知道小老头给的判决。

“怎么样？”

鲍尔曼有一两分钟未置一词，最后才缓缓说道：“我是个老人了。我能够从某些事物里得到乐趣；可是也有某些事物——像

是现在的音乐——无法带给我乐趣。但不变的是，只要遇到天才，我就认得出来。世上有一百个招摇撞骗的江湖郎中、一百个传统破坏者，自以为达到什么了不起的成就，然而世上还有那第一百零一个人，一个创造者，一个大胆走进未来的人……”

他停顿了一下，才又继续。

“对，遇到天才我就认得出来。我虽然谈不上喜欢刚才的作品，但却认得出来——格伦，不管他是何许人，他有才能……写出领导潮流的音乐……”

他又停顿了，赛巴斯钦这次还是没有催促他，只是等待着。

“我不知道你的大胆投资会成功或失败，我想是会成功，不过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你的人格。你有左右大众品位的技巧，你有获得成功的才能。你把格伦塑造成一个谜；我想，这是你的媒体宣传活动的一环吧。”

他眼神锐利地盯着赛巴斯钦。

“我不想干涉你的媒体宣传活动，不过我想请教一件事：格伦是英国人，没错吧？”

“对。鲍尔曼，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音乐中透露的民族性是瞒不了人的。他曾在俄国革命分子的学派里学习过，没错，可是，就像我说的，民族性是瞒不了人的。在他之前有别的开路先锋，那些人曾经试着做他现在做的事情。我们有我们的英国学派——霍尔斯特、沃恩·威廉斯、阿诺德·巴克斯。全世界的音乐家已愈来愈靠近新的理念了，那就是‘音乐的绝对性’。这个作曲家是大战时阵亡那个年轻人的嫡系继承人，那男孩叫什么来着？戴尔？弗农·戴尔——他曾经前途无量。”他叹息了。“赛巴斯钦，我在想，我们在战争中到底失去多少东西？”

“先生，这很难说。”

“让人不忍回想。不，真的不能回想。”他站起身。“我不再占用你的时间了。我知道，你有很多事要做。”他脸上出现一丝微笑。“《巨人》！我猜想，你跟格伦把这个私房笑话留给你们自己。每个人都理所当然地以为巨人指的是机械魔神，没看出真正的巨人是那个侏儒似的形体——人类。人类坚忍地经历了石器时代、铁器时代，虽然文明崩坏消亡，人类还是一路奋斗着度过另一个冰河期，在一个我们做梦都想不到的新文明里奋起……”

他的笑意加深。

“我年纪愈大就愈确信，再没有任何东西像人类这样可悲、荒唐、不合理却又这样的不可思议……”

他在门口停步，手搁在门把上。

“这让人很纳闷，”他说，“像《巨人》这样的东西，制作过程里加入了什么？是什么制造出它？是什么喂养了它？遗传造就出载具，环境打亮、磨光它，性则让它觉醒……但还不只如此，它需要有食粮。

哼、嗯、呵、嗯，

我闻到凡夫俗子的血腥味，

管他活着，还是死了，

我都要磨碎他的骨头，做成我的面包^①。

“赛巴斯钦，天才就是残酷的巨人！一个以生肉鲜血为食的怪

① 这一整段话在英国文学里经常出现，例如童话故事《杰克与豌豆》里的巨人便曾说过这段话。

兽。我对格伦一无所知，但我发誓，他是用他自己的、或许还有别人的血肉去喂养这个巨人……将他们的骨头磨成粉，做成巨人的食粮……

“赛巴斯钦，我老了，我有我的幻想，今晚观众看到的是结果，而我想知道开端。”

“遗传、环境、性。”赛巴斯钦缓缓说道。

“对，就是那样。我并没有指望你会告诉我详情。”

“你认为我……知道？”

“我确定你知道。”

一阵寂静。

“对，”莱文最后说，“我确实知道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会告诉你全部的故事——但我不能这样。这是有理由的……”

他慢慢地又重复一遍：“这是有理由的……”

“可惜啊，这本来会很有意思的。”

“哦……是吗？”

第一部 普桑修道院

第一章

在弗农的世界里，只有三个人是真正重要的：奶妈、上帝跟格林先生。

当然，还有那些育婴室女仆。温妮是现任的，之前还有简、安妮、莎拉跟格拉迪丝等等，但弗农就只记得住这么多了。育婴室女仆永远待不久，因为她们跟奶妈合不来。她们在弗农的世界里几乎不算数。

除了上述三个人，还有个双生神祇叫“妈咪-爹地”，弗农会在祈祷词里提到他们，也会把他们跟下楼吃甜点这事儿连结在一起。他们是朦胧模糊的人物，相当漂亮又神奇，尤其是妈咪。可他们还是不属于这个世界——弗农的世界。

弗农世界里的东西极其具象，例如育婴室地板上的厚地毯。地毯是绿白相间的条纹，对裸露的膝盖来说很粗糙磨人，地毯的其中一角有个破洞，弗农老是用手指戳弄它，偷偷地把洞弄得更大。还有育婴室的墙壁，上面有淡紫色的鸢尾花纹彼此交缠、无

穷无尽地往上延伸绕成某种图案，有时候是钻石形状，而如果你注视得够久，就会是十字架形状。对弗农来说，这非常有趣，也相当神奇。

有只木马靠在墙边，不过弗农很少骑它；弗农常常拿来玩的是用柳条编的火车头跟几节载货车厢。有个矮柜里有满满的旧玩具，另一个比较高的架子上有更吸引人的东西，是湿答答的下雨天，或者奶妈心情好到不寻常的时候才能玩的，架上有画画盒、还有骆驼毛画笔跟一堆做剪贴用的纸，是奶妈口中“麻烦透了，受不了看它们到处乱放”的东西；换句话说，就是最棒的东西。

而在这个真实、具象的育婴室宇宙中主宰一切的，就是奶妈——弗农心目中最重要第一人。奶妈十分高大、胖壮，上了浆的衣服总是非常挺拔，发出响亮的刮擦声。她是全知全能的，你不可能胜过奶妈。她知道的事情比小男生更多，她经常这么说。她整个人生都消耗在照顾小男生上面（偶尔也有小女生，不过弗农对她们不感兴趣），而他们个个都长成替她增光的人；她是这么说的，弗农也这么相信。毫无疑问地他也会长成替她增光的人，虽然有时候看似希望渺茫。奶妈身上有某种让人敬畏的成分，而同时她也让人觉得无比舒坦。她知道一切事物的答案，比方说，关于壁纸上那些钻石跟十字架的谜题。

“喔，是啊！”奶妈说道，“每样事物都有两种看法。你一定听说过这种话。”

某天弗农听到她跟温妮说了差不多一样的话，所以他确认事情真是如此。当时奶妈还加了句：问题总是有两个面向，以至于后来弗农总是把问题看成字母 A，有一堆十字架从字母的一边往上爬，钻石则从另一边往上爬。

排在奶妈之后的是上帝。上帝对弗农来说也非常真实，主要